

吳郡通典第四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丞相伯顏兵至常州屠其地城
劉勇師變服單騎奔平江伯顏遣蒙古軍都元帥闍里
帖木兒等先據無錫州萬戶忙古歹晏徹兒巡太湖遣
監戰亦乞里歹等先趨平江當元軍入常州平江守潛
說友叛降於元而復為宋人所據以文天祥知府事遣
兵救常州不克旋召天祥入衛十二月甲辰衆軍次平
江都統制王邦傑出降庚戌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浙
大都督事遣寧玉修吳江長橋不旬日而成丙寅伯顏
發平江留游顯懷都忽都不花屯兵鎮守別遣審玉守
長橋置浙西路軍民宣撫司是年宋以元兵漸迫臨安
遣將劉涇置砦於吳江平望鎮駐守焉十三丞相伯顏
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而罷河漕之艱險乃用大艘
沿淮以至山東邁海攢運經時方達而朱清張暄出焉
二人皆者皆瀕海之民歲漕各三十萬斛末年殆至三
百萬斛而值風濤沈沒者歲不下三五萬計十四年改
宣撫司為平江路總管府浙西路為浙西是屬江淮行
省在四城四廂置錄事司以治之十七年宣慰朱清張

瑄等議海漕置倉於婁縣謂之太倉時海外諸番俱集
此貿易亦謂之六國馬頭十八年陞平江路達魯花赤
總管府二十四年宣慰朱清諭上戶開浚自婁門導水
曰婁江以入於海水勢順下不致為害二十九年張暄
次子文虎以戶部尚書領漕事始由海中大洋旬日能
達直沽舵工篙師之徒從而紆朱紫者各以百數或交
通海外諸番轉易以致巨富大德七年為吳也先構定
遂遭竄殛籍沒朱清張暄二家之產當時嘉禾士人作
朱張行以悲之今吳中朱張巷其故也三十年詔平江

松江等路修治湖泖河港凡九十六處用夫匠十三萬
有奇三閱月而成成宗元貞二年陞吳長洲為上縣升
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縣為州而徙崑山州治於太倉
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監庸田使司於平江路專董脩
築田園疏濬河道三年六月水次年又饑五年七月朔
海溢颶風拔平江路治吳長洲縣治皆治空起空中乃
墮是年又水十年五月水害稼七月大風海溢漂民廬
舍十月吳江大水莫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大水損民田
四萬九千六百頃三年詔開吳淞江乃濬大石以東諸

塘浦石浦在崑山東南上承吳淞故也秦定帝泰定初
郡人周文英言水利首請濬劉家河以達吳淞江下流
并請濬崑山嘉定之鹽鐵塘以通各邑塘浦達太湖之
水不果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松江自黃浦口直至崑
山新洋江江面闊十五丈先是吳江長橋以木為之至
是判官張顯祖始釐以石開七十二洞以分水勢文宗
天曆元年八月水二年吳江知州孫伯恭大脩石塘發
運使趙賀葺吳江太湖石塘路以捍風濤風至順二年
十月吳江大風雨大湖溢漂沒廬舍孳畜千九百七百

七十家順帝至正七年吳江州達魯花赤那海大脩石
塘立石亭表曰至正石塘八年水十三年時崑山州無
城僅有木柵臺州賊方國珍率海舟自劉河突犯州境
殘破乃立水軍萬戶府兼定海靖海甯海三千戶所於
城內明年國珍復來犯副萬戶董搏霄敗之十五年行
納粟補官之令遣兵部員外劉謙賫空名告身過江南
募民補官卽任民牧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而民間
一無願者松江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集屬縣豪右
大姓列廷下不聞有粟與否輒施拷掠之具衆皆投淚

入粟且逼抑使就官惟平江監郡六十公不為使者威
所怵乃力爭其不可闔郡得免於徵科崔聞之大慙十
六年二月張士誠據平江自高郵來都卽承天寺為府
第踞坐大殿射三矢於棟以識設學士員開宏文館以
陰陽術人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
馬蔣輝為右丞相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為右左丞鎮
吳興史炳文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
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
是年太祖遣楊憲通好於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

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為足下喜
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
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已遣使舟師攻鎮江
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
援大敗失張湯二將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
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
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兵徇宜興攻常熟士德迎
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擒士德善戰有謀能將士心旣
被擒士誠大阻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

士誠書俾降元士誠遂決計請江降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迺為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士德在金陵竟不食死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順帝遣使徵糧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為常二十三年九月士誠復自立為吳王尊其母曹氏為王太妃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弟士信為浙江行省右丞相幽達識帖睦迺於嘉興元徵糧不復與當是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甯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

元紹為腹心左丞相徐義李伯昇呂珍為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二十四年士誠遣左丞呂珍督濬白茆塘法甚厲民咸怨之時有華亭縣丞盛彥忠奉檄趨事撫民獨至以是其得輿頌遠近喧傳焉是年正月明太祖建國號曰吳三月定官制冬十月辛卯朔遙授廖永安平章乙未遙授廖永安為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時永安被張士誠拘於蘇州守義不屈故有是命二十五

年冬十月伐張士誠辛丑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
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
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上欲先取通泰
諸郡縣前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
十一月敗張士誠于宜興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
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
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
倉三月不進二十六年秋七月伐張士誠丁未上淮東
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

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據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
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良長對曰張氏宜討久
矣然以臣愚之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
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上曰彼昏淫益甚
生豐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
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露
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忘
之時也其所任驕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
徒擁兵眾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

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
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
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
啓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
宰大江察監無私伐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也
曩因兵變遂列行伍繼為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
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強
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姑
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

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之于張不可多事于民
並立以榮其身必決雌雄以安民庶然而剖判在乎天
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峯淤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
者茲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
張氏決戰告神鑒知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
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
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
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
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

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
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
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
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
西北連兩淮惟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
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
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邱
壠毋毀廬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
墓汝等毋忘我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

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
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拜
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一人給一紙既而上御西苑
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
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無
妄殺戮有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上問諸將
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梟者必覆其巢
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宜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
郡可不勞而下矣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

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
輦懼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
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
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兵移兵姑
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上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
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
言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
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
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

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隨我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
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常遇擊敗張士誠
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上聞之
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
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
天瑞叛降于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石
承張天驥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
陶子實當中路天驥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廣後繼達率兵進
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

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驥達自中路
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抵其城常遇
春與黃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
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
張天驥陶子貴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
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
天驥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
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
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占呂珍院判李茂及其弟

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
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
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
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於烏鎮之東為呂珍
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鎮寨溝港絕其糧
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
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辛卯張士
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
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

勇士乘划船數百突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
人九月張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
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
陰遣人約張士誠弟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
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出與潘元紹率赤龍
船兵屯于平望復棄赤龍船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
館常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
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走散自是張氏舊館兵援絕饋
餉不繼多出降七月廖永安卒永安廬州巢縣人少倜

儻以氣自豪江淮兵起與兄永甯結少年聚兵保鄉里
從之者稍衆遂約束以軍法與俞通海等俱屯巢湖為
水寨乙未夏五月與其弟永忠詣和州降遂率衆擊破
蠻子海牙水寨于裕溪口六月引舟師從上渡江下采
石進克太平以功擢為管軍總管丁酉三月除同僉行
樞密院事累功陞同知樞密院事戊戌歲以舟師攻張
士兵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
永安不屈遂拘拘囚之甲辰冬十月上念永安陷於強
敵守義不辱遙授為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竟被囚

死上親為文祭之辭極痛後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祭於
功臣廟八月再敗張士誠于湖州九月攻杭州克德清
冬十月降王晟圍餘杭大敗士誠奔五太子十一月李
伯昇出降湖州亦下圍吳江己丑徐達既下湖州即引
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
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克餘杭下杭州李思忠
以紹興降宋興以嘉興降攻姑蘇癸卯大將軍徐達等
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
至尹山橋遇張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
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進葑門常遇春
軍虎邱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
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
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圍築長圍困之
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
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震
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
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
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

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張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成濠之定遠人性剛勇取贛州安陸襄陽泰州皆有功調征浙西克舊館至是圍蘇州戰婁門左費中义死先是楊國興從大將徐達取西勇敢當先所向輒克至是圍蘇州軍閭門累劔張士誠兵一夕兵自門突出亟率所部擊之顧一人在後弗前即斬以徇一軍股栗上聞而重之二十七年明兵圍蘇州益急士誠收合餘卒猶

背城拒戰遇春悉降其將士夏四月俞通海卒于平江先是通海畧太倉秋毫不犯民皆悅之偽元帥陳仁壽乘百餘舟遁入海聞通海威名皆還羅拜麾下願為編氓者數千人

大軍圍平江相國達檄通海以兵來會通海至桃花塢為流矢所中未幾卒五月移書張士誠徐達之圍姑蘇也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隋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愍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

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
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
是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
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嘆士誠不報六月己酉士
誠被圍已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
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我軍轉至閭門
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與鬪戰
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都率兵千餘人助
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

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
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小却常遇春因
率乘之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張
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倉夫善為盜者也士誠
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眾出入陣中人不能測
是日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
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
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
言客曰吾言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

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
卒敗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
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彀中死在朝
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擊之東據三吳有
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
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
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師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
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
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雖言亦不得聞

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
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
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
下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
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我亦甚恨無及然
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
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
然徒自若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
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廛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

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
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
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失又失今獨守此尺寸
之地誓以死拒然竊虜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
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
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
之義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
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
復失何損士誠抑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

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
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
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
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
城自是士誠不復得矣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
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
而死九月辛巳大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時城圍
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
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

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張士誠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

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趨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士誠獨坐空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

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叛將熊天瑞伏誅初達與遇春城破之日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上意令將士各縣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居民宴然癸未姑蘇捷至上乃命中書平章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州仍命大都督副使康茂才將常州宜興長興等衛兵繼之乙酉改平江路為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而罵之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士誠小字九四秦之白駒場亭民以操舟運鹽為業少有贅力無賴販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邱義屢窘辱之士誠憤憤欲報其讐至正癸巳正月士誠遂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邱義及所讐富家焚其廬舍延燒民居甚衆自懼獲罪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謀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憤怒決戰

子仁衆潰入海遂乘勝攻泰州有衆萬餘克興化結寨於德勝湖四月元遣待制孫偽烏馬兒以萬戶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五月攻破高郵入據之甲午正朔月朔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元復命丞相脫脫臨兵討之久不下會元主以護解脫脫兵柄敗之于淮安士誠乘隙出兵奮擊元兵大敗乙未淮東饑士誠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熟丙申二月入據平江路改爲隆平府立樞密院建百司集兵旅以腹心之將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

黃參軍等任謀畧相與戮力遂南侵江浙至紹興北踰江淮至濟甯之金溝納款于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爲太尉士誠雖假元名爵實不用其命立參軍府及江浙淮南二省歲甲辰僭稱吳王遣士信遷元江浙丞達識鐵睦邇於嘉興酖殺之遂縱肆專命擅官爵制度僭擬當是時浙西民物蕃盛儲積殷富士誠兄弟驕侈淫泆懈於政事又闇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然士誠遲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譽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輿馬居室無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

疎間舊將奪其兵柄由是上下乖疑不肯用命凡出兵
遣將當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卽厚賜之始
起任事至軍則載妓女歌舞日命游談之士酣宴博奕
及喪師失地而歸士誠亦不問或復用為將其威權不
立類如此此其敗也死時年四十七諸弟士德最優旣
被擒死氣日以衰士信愚妄不識大體人頗嗤之士誠
有二子皆幼城將破時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
二子逃民間不知所終士誠母曹氏亦頗有智數士誠
稱王進號太妃死葬姑蘇南門外王師致伐時上預戒
將士勿發其墓吳人感上之仁無不欣悅初士誠用事
者黃參軍蔡參軍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吳中
童謠云黃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鬣至是卒敗果
如童謠云士誠旣死上謂羣臣曰張士誠吾本欲生全
之但其為人剛悻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
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誅誘吾將士自
開兵釁戰鬪連年卒為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
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自娛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
又無忠謀卒以為譎取敗其死也吾甚憐之羣臣皆稽

首對曰天生聖人智混一疆宇張士誠縱能以謹畏自
保雖守此一隅終無所成冬十月從蘇州富民寶濠三
十三年知州僕係係斯在崑山仿三先生之墓而表書
表之三先生者曰王彥光墓在南郊新漕里李樂庵墓
在圓明村劉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齊殷奎為之記元平
江路戶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口二百四十三萬三
千七百至元二十七年始括戶口至四十六萬六千百
五十八戶僧道不與時崑山南人戶五萬有畸北人戶
三百有畸至正二十七年常熟戶六萬一百九十四口

二十四萬九百九十五明太祖洪武初詔修元史天下
預徵聘者三十二人而蘇則高啓謝元懿傅則民杜彥
正王常宗五人二年復四州為縣十一月賑饑賑應天
蘇松杭湖諸郡貧民八百四十六人人給米一石綿布
一匹十二月降戶部尚書為蘇州知府後戶部不得為
蘇松舊制不然三年五月蠲逋蘇州丙辰免蘇逋州逋
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先是戶部奏蘇州所逋
稅其官吏當論如律上曰蘇州歸附之附初軍府之用
多賴其力今所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

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
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六月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
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
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
民無田者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為已業官給
牛種舟糧以資遣之仍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
千餘戶十一月宴功臣戊戌上大宴諸功臣明日魏國
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待坐從
容燕語上曰曩者四方紛亂郡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

起鄉土本圖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
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
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鬥鬪
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
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
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
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
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
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士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

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
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
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
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
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
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
如志六年正月癸未蘇州知府魏觀行鄉飲酒禮於郡
學其大賓為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調
僕為推官口三芳三賓為范廷徵眾賓為邵元禮錢瓊

等十有一人次僕為知吳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翔
而樂正以張由司正以滕權又特位三老人崑山周壽
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林支友九十有
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然後列坐八十以上者十
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
七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僕介
之贊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勢事者咸具又別為教授位
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口次之訓導十五人又
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

侍其父王皆降而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知府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槃侍立進趨中度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既乃讀律衆復聳聽皆曰天下神聖援人於水火中而斯禮也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知府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錢都人士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明府之於人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魏守觀之政興

孝興弟者蓋易易也五月長洲大雨雹七年二月癸亥蘇州府奏屬縣農民缺食上遣官命發太倉米賑貸之本府請用小麥上曰麥經年久恐有蠹腐宜以米麥兼貸之五月旱辛巳上聞蘇州府諸縣民饑命戶部遣官賑貸計戶二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九計給米麥穀三十九萬二千一百餘石并以穀種農具等貸之上以蘇松嘉湖四府近年所藉之田租稅太重特命戶部計其數如畝稅七年五升者除其半以甦民力初官田入租民田入稅輕租重稅輕官田本非民有故不妨多入久

而官民田渾但若干重而忘其非田矣至後一均其輸而不究厥始亦勢所不得不然也太祖不問官民一概蠲其半仁矣八年以揚州府之崇明縣來屬九年開浚常熟崑山二縣港汊堰壩十年殺蘇州知府金炯及戶部尚書滕德懋禁蘇松人仕宦者不得為戶部官初金炯以全府稅糧官民田輕重懸殊相去有十倍者欲均為一則以便輸納革吏胥之弊謀於德懋德懋曰此誠救民要策君第上言吾為君從中護行炯乃建言均由便宜數條詔下戶部詳覆德懋謂三吳民田稅輕官田

稅重其則有數十百條小民懵於計籌吏胥並緣以作奸宜如炯言均之便上留其奏不下而使使察炯家其所有民田少於官田上怒炯挾私自利罔上不忠即郡城誅死吳人咸嗟悼之并下德懋獄坐以盜用軍糧一十萬石死於都市德懋既死上遣使覘其妻妻方績麻於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而不以升合歸贍老妻其及固宜上聞之心惻檢其腸惟糲食菜茹乃額歎曰清吏也綴其屍棺而歸之十一年詔求直言時海虞錢甦已免死歸至是復詣

闕獻書言便宜事。至中書長揖不拜。丞相胡惟庸詰之曰。某未見天子。不敢拜。庸不悅。命查冊於後湖。半年不得進會。元幼主。殂。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榜落。示朝門。能撰文者。予賞。而後湖餽餉者。以告甦。遂草一通。自言於主者。以進。太祖大喜。立召甦問之。汝有才。何為隸。此役甦曰。中書命。太祖曰。丞相不悅。汝耳。欲官之。因以老母辭。太祖許之。乃曰。汝行為我告有司。明主在上。宜悉心奉公。毋虐吾民。亂吾法。自取誅滅。凡數百言。甦備書之。以行。初至。句容。直入公廨。誦其語。而退。次至

丹陽。知縣未辨其真偽也。設酒羈留。而飛騎以聞。上乃召二縣。并甦謂曰。吾令汝諭有司。而不與。汝符吾之失也。遂給牒付之。厚賞丹陽。而句容坐疏漏死。洪武末。年知蘇州府。蘇俗承元汰後。豪右居服。踰太祖峻灑。整齊之。誅夷狼籍。囂者。或更持短長。賊譎鋒起。特稱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事宜。數延羣賢。詢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瀉漓調劑。消息由是。吏民敦尚禮教。蘇治更為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舍。車徒步叩門。賓問為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

賓報謁望門再拜而退善趨迎之終辭不入又候韓奕
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人不可得
見者耶善又禮重俞貞本錢芹芹自守甚高善初願見
不可得嘗以米饋貞本吏誤致芹旋覺其誤惶恐告貞
本貞本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受米不辭者
知太守賢也善喜訝欲往見使人通意芹對使者曰芹
誠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有如明公宏下士之風請
候月朔胥會于學官善如期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芹
曰公方有公事請姑舍是善竦然起敬卒問之芹出一

簡授善不答片語而去歸視之守禦制勝之策也惠帝
建文元年燕王棣舉兵反北使日南善畫策勤王資芹
簡為多是年長洲劉政以春秋發解能應天府時國家多
難題試可以託六尺之孤考官方孝孺得其文驚歎曰
此它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吾當虛左以處之常熟黃
鉞舉湖廣鄉試二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
科左改禮科居職對駁無所顧避三年辛巳以父喪歸
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弟之屏左右語曰北方不靖
蘇常鎮京師之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此別何以教我

鉞曰三郡鎮江為要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頃見
童俊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狡獪不可測蘇州守姚
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然國家大勢不
在江南待戎馬至此亦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善期戮
力王室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誓必死國鉞守殯葛澤
陂有御史按部常熟問黃給事中安在邑中無知其家
者一老人居與鉞鄰引御史舟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
竟日家人欲割雞具饌鉞驚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殺雞
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四年春北師日促姚善

受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期
襄事赴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六月棣兵渡江克京
師棣自立為皇帝詔暴姚善臯狀收之時劉政聞方孝
孺被誅國事已去悲憤不食大呼躍投絕脰而死先是
棣兵既迫黃子澄走蘇約善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善守
土之臣當與城存亡耳善督五郡軍馬至是未及戰麾
下許千戶等縛善赴京磔于市時七月十日也善被收
時黃鉞聞之慟哭絕食求死家人救免或傳善已歸命
赦罪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善事定

吾下報希直未晚也復稍稍食及善死報至鉞起登川
琴川橋西向哭而祠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同許身國
難君與希直同死義矣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紿家人
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訛言併
戮鉞家族媼悉驚伏鉞故同業生楊福具衣棺晝夜泣
橋側徧求其屍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容體如生慟哭
拘持易衣冠成禮葬之成祖永樂元年命夏原吉治蘇
松水患原吉治水奏畧云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
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溪澗

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漲溢為
害極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海
按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
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
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
海南踰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沙淤塞已成平陸濫沙淤
泥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嘉定之劉家港常熟之白茆港
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

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浦
口可逕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浦以達湖泖之水此
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歲涸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
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二年六月水復命原吉浚千墩
浦至和塘安亭顧浦陸皎浦尤涇黃涇諸處四年五月
敕鎮江蘇州鎮海金山建陽新安九江儀真高郵淮安
安慶六安滁壽泗揚邳徐廬宣二十衛精選馬步軍一
萬往廣西聽征安南九月賑饑戊辰賑蘇松嘉湖杭常
六府流徙復業民戶十二萬二千九百有奇給粟十五

萬七千二百石有奇冬十月浚常熟縣福山塘計三十
六里十二月浚孟瀆常州府孟瀆河閘官裴讓言河自
蘭陵溝北至閘六千三百三十丈南至奔牛鎮一千二
百二丈十丈年久湮塞艱於漕運乞發民疏治命右通
政張連發蘇松鎮江常州民丁十萬浚之十三年旱吳
江縣丞李昇浚震澤昇言蘇松水患莫甚於太湖欲洩
太湖之水莫急於疏下流近時所疏河道歲久不免淤
塞今觀常熟之白泖諸港崑山之千墩等河長洲十八
都港泖及吳縣無錫等處近河湖河道皆太湖之下流若循

其故迹澹而深之仍修蔡徑等閘俟潮水來往以時啓
閉庶免泛溢之患而民獲耕種之利從之冬十月免蘇
州浙江等府縣糧烏十九年六月賑饑甲辰賑蘇州府吳
縣浙江西安縣江西瑞昌縣飢民凡給倉糧萬一千八
百石仁宗洪熙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太子瞻基卽位閏
月周幹奏減田租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
府巡視民瘼還言臣竊見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
詢之耆老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糧長弓兵害民所致如
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斗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
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其
八也撥賜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
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
不堪况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
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甯蘇之崑山自永
樂十二年以來海水淪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餘頃
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常之無
錫等縣洪武中沒入公侯田莊其農具牛車給付耕佃
人用納稅經今年久牛皆死農具及車皆腐朽已盡而

有司猶責稅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糧長之設專一催徵稅糧。近者常鎮蘇松湖杭等府無藉之徒營充糧長。專掊尅小民以肥私己。徵收之時於各里內置立倉囤。私造大樣斗斛而倍量之。又立樣米擡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約收民五倍却以平斗正數付與小民。運赴京倉輸納。緣途費用所存無幾。及其不完着令賍納。至有亡身破產者。連年逋負倘遇恩免。利歸糧長。小民全不沾恩。積習成風。以為得計。巡檢之設從以弓兵。本用盤詰奸細緝捕盜賊。常鎮蘇松嘉湖杭等府巡檢司兵弓兵。

不由府縣僉充。多是有力大戶。今義男家人營謀充當。專一在鄉設計害民。占據田產騙要子女。稍有不從輒加以拒捕私鹽之名。各執兵杖圍繞其家擒獲。以多槩快船裝送。司監收挾制官吏莫敢誰何。必厭其意乃已。不然即聲言起解赴京。中途絕其飲食。或戕害致死。小民畏之甚於豺虎。此糧長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臣等覆勘信如所言。若欲斯民各得其所。必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地與農具車牛無存者悉除其

稅如此則田地無拋荒之患官府無暴橫之徵而細民
得以安生矣乞禁繳約糧長不許置立倉囤私造大樣
斗斛止是催徵毋得包收攬納巡檢司弓兵從府縣僉
充將僉過姓名榜示以革其弊民人出入不許帶伴當
五人以上乘四櫓多漿船隻如此則糧長無侵漁之弊
豪強無暴虐之毒而細民安業矣此事雖小而為害實
大不特此也豪強兼并游惰無賴之徒為民受害者尤眾
究其所以亦由府縣官多不得入乞敕所司慎選賢才
授守令之任撫字存恤仍命在廷大臣一人往來巡撫

務去兇頑扶植良善而後治效可興也上命行在戶部
尚書蹇義與戶部兵部同議行之明初吳江縣民謫衛
所軍者凡八千二百七十二名其有故疾及逃而營無
丁者例行原籍取其子弟若孫補之宗宣宗宣德三年
二月清軍甲寅行在都察院各道及六科具所舉清理
軍伍監察御史給事中姓名以聞命御史李立給事中
孫確往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於是兵部發軍衛每歲所
具軍之故疾及逃名籍下蘇州府府委同知張徽清解
徽刻深敢忍所治皆窮竟根柢凡戶絕無丁者能同姓

昆弟之子孫雖越在他籍亦百計文致之期於必得同
姓盡則女壻女壻盡則軍產卽佃田不及晦而繼補其
役者甚至為軍胎民籍之名謂軍丁死妻更適他人家
所生也巧誣深詆一切陷入無得脫者所至擇豪敢吏
為耳目爪牙專任勢作威交通請謁縣有舊張主簿者
其魁也調奉惡用並緣為姦利又峻匿報法軍丁扶同
不能補能補不至衛者糧里長老人以下至書錢鄰人
能者皆連坐有一家而累數十人充軍或死杖下者每
引審則謂曰爾欲作軍乎作鬼乎其人稍自辨立糜爛

庭中由是無曲直皆望風誣服退而自經於林木者相
望也民搖重足手重足噤不敢出聲哭當其來時必卽
死者當大雪道上累累然如墩者皆屍也又以縣當要
要衝多達官往來恐不便其所為乃住同里鎮縣官及
吏忤空一縣從之所殺則立命相驗移府嘗出告諭吏
民曰敢有違者罪在必死迹其心甘於任縱無忌憚若
此縣民被寃為軍者總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殺者不可
勝計以一府七縣計之則其數愈多矣六月大水行在
戶部尚書夏原吉奏主事孫冕自浙江還言蘇松嘉湖

杭諸郡今夏苦雨江水泛溢田稼多滄沒上命卽遣人往與大理卿胡槩周視水災之處以聞又謂原吉曰水旱為災所係甚大卿有所聞當悉為朕言之八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林文秩言蘇州府吳江常熟等松江府華亭縣久雨山水衝決圩岸滄沒田苗命行在戶部驗數蠲租冬十月作銅課乙未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寺卿胡槩奏各部累差郎中主事等官催督蘇松及浙江諸郡造紙買銅鐵等物今年蘇松及紹興等府水滂民飢乞停買諸物所差官員悉取回京上命六部除軍需所

用外餘悉停止所差官各令回京十一月浚七浦中書舍人陸伯綸言蘇州府常熟縣七浦塘與楊誠湖連接東西相距百里灌溉常熟崑山二縣田計納稅糧二十餘萬石七浦塘因潮往來河港淤塞水不通流致連年禾稼枯瘁無收乞令受利人戶出力開浚從之十二月內使分巡丁酉敕行在錦衣衛指揮任啓參政葉春監察御史賴瑛同太監劉甯往鎮江常州及蘇松嘉湖等府巡視軍民利病殄除克惡以安良善凡軍衛有司官吏旗軍里老并土豪大户積年逃軍逃囚逃吏及在良

善官久役吏卒倚恃豪強挾制官府侵欺錢糧包攬官
物剝削小民或藏匿逃亡殺傷人命或強占田產人口
或污辱人妻妾子女或起滅詞訟誣陷善良或糾集亡
賴在鄉劫奪為軍民之害者爾等即同大理寺卿胡榘
體審的實應合擒拿者不問軍民官吏即皆擒捕連家
屬撥官軍防護解京有不服者就本都司及所在衛所
量遣官軍捕之仍具奏聞爾等尤宜公勤廉慎夙夜盡
心以付委任毋徇情枉法縱釋有罪濫及無辜并遣敕
諭

欽五年夏六月癸亥陞行在禮部郎中況鍾和蘇州府

事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
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恆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
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採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
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
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宦尤橫至縛同知卧於驛邊
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為常會知府缺人多薦
鍾先是上聞除郡守悉由資格多不稱任甚至有貪黷
暴刻者至是行在吏部奏郡守闕九員上命行在兵部
都察院堂上官舉京官之廉能者擢用之於是吏部尚

書蹇義等舉鍾而楊文貞公亦以鍾薦公知蘇州有內
官難治請賜詔書以行上乃擢鍾知蘇州俾馳驛之任
賜之敕曰國家之政重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擇守令朕
臨御以來孜孜夙夜以保民為心而比歲田里之民鮮
得得其所究其所自蓋守令匪人或恣酒貪刻剝削無
厭或闖茸庸懦坐視民患相為蒙蔽默不以聞致下情
不上通上澤不下施□□□□等以郡寄夫方千里之
民安危皆係於□□□□心以保養為務必使其衣食
有資禮義有教而察其休戚均其勞逸興利除弊一順

民情毋徒玩愒毋事苟簡毋為權勢所脇毋為奸吏所
欺凡公差之人有違法害民者卽具實奏聞所屬官員
人等作奸害民卽提解赴京爾亦宜奉法循理始終不
渝庶副朕之委任欽哉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闖於驛亭
拜下不答鍾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就坐
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
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
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
我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設

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羅內官之患
之任未幾上奏曰臣自上任以來每遇出入則蘇人攜
老扶幼填塞道路號哭呼天臣問其故皆云祖父以來
素非軍籍先被清軍同知張徽橫加誣枉逼令認軍使
子子孫孫永淪軍役無出期臣令其入狀通一千二百
九十七名行屬勘結續據屬縣開申俱稱各人有雖與
故軍同姓而分析在前充軍在後者有娶軍女為妻而
非同居共籍有佃種軍人田地者有母雖軍妻改嫁民
間後夫所生而非故軍遺腹年月可考者有即身為里役

而所報軍丁不曾隱匿者皆被清軍官拘於文法嚴刑
逼認而各該屬里斬在免死順指曲從各人委係民籍
不應繼補臣伏覩聖朝所頒軍政條例別無同姓異籍
及異姓各居繼補之文至於佃種軍田後夫產子尤理
之所無謂者今用事之人舞文法外不擇當否悉驅羅
網而駢駕之其意以為國家益數千百輩年殊不知事體
非宜為國生怨其失尤大也十二月鐘奏長洲等縣民
朱阿狗等二千二百一十人告言前蒙清理軍伍而同
知張徽承順御史李立之意凡軍伍已絕者務令推尋

同名同姓及踈遠族屬拜承繼產業之人補役加以酷法勒令充軍比之所降軍政條例實為冤枉又累奉勘合發回陳阿多等六百八十二人所告亦同及與覆勘多係另籍民力如蒙別遣公正御史給事中重與審勘果是軍者仍發充軍否則改正為民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朝廷愛恤軍民本同一體刻薄之輩徇私妄作以致紛紛如此於是敕巡撫京畿刑部右侍郎成均勘覆相同造冊奏繳兵部議以各軍例該放免第食糧年久止終其本身死不勾丁而吳江縣得釋三百五

十二名閏月蘇州府奏宣德元年至四年所欠秋糧乞依洪熙元年例折收行在戶部言蘇州自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糧三百九十二萬石有奇宣德四年九月蒙恩寬恤令折收鈔及布絹至今未足若又准所言該糧七百六十餘萬石國家用度不足宜遣人同侍郎周忱嚴限催徵并逮問其官吏上曰蘇州糧多固難辦若罪其官吏則事愈廢但可責限催徵其折收再議七年蘇州府知府况鍾言治水詔巡撫應天等府工部侍郎周忱與鍾治之鍾治水奏畧云蘇松嘉湖四府其湖

有六曰太湖龐山陽沙湖城沙湖昆承尚湖聯屬廣柔
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縣婁
江卽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縣白茆港永樂初特命工部
尚書夏原吉疏浚水不為患今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
成巨浸田皆沒溺民不聊生國賦無辦乞遣大臣董
督各宦官於農隙發民疏浚庶一方永賴矣九年毀蘇
松民私築隄堰

吳郡通典第四終